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目錄

卷二十

傳燈錄

林間已經九白　聖子

開手奉珠　當為佛事

瓔珞童子　無價寶珠

立六宗　壁觀一念迴機隻履

頂骨如五峯秀出　解脫法門

姓空　本来無一物

形為影本聲是響根　嬾融

安心偈　色聲鴆毒

飢来喫飯困来即眠　虎似什麼

枯木偈　大空小空二虎

凌行婆　一口吸盡西江水

百丈竿頭進一步　貧無卓錐之地

擊竹作聲　一念修無漏道

師唱誰家曲　誰將生死與汝

五禪　一指頭禪

選佛塲　雲在青天水在瓶

此心能有幾人知

類說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說卷二十

傳燈錄

宋 曾慥 編

學非非想

釋迦佛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涌金蓮花自然捧雙足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即周昭王二十四年也年十九欲出家夜有天人名淨居於窓牖中叉手白太子言出家時至乃於檀特山中修

道鬱頭藍弗處學非非想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成佛
號天人師時年三十於鹿野苑中為憍陳如等轉
四諦法輪論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將金縷僧迦
黎衣傳法與摩訶迦葉說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
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諸弟子以香薪荼毗之爐
後金棺如故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得舍
利八斛四斗世尊滅後一千十七年永平中教至中
夏

四諦法輪

金棺高七多羅樹 並見上

至雙樹悲泣

第一祖迦葉世尊入般涅槃迦葉至雙林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內現雙足

寶蓋折柄

第二祖阿難梵語阿難陀此云歡喜如来多聞博達智慧無碍世尊以為總持第一受持法藏如水傳器

阿難念身危脆猶如聚沫辭阿闍王門者曰王寢不可以聞王夢寶蓋嚴飾風雨折柄墜地既寤即至毗舍離城見阿難於常河中流將入寂滅雪山五百仙人飛空而至阿難為說法須臾五百羅漢為諸仙人出家受具阿難踊身虛空作十八變分身四分一奉娑竭羅龍宮一奉毗舍離龍王一奉阿闍王各造塔供養

身十七性十七

第三祖商那和修者化緣既久得優婆毱多爲給侍因問曰汝年幾也荅曰十七師曰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荅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和修知是法器遂爲落髮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

三屍化華鬘

第四祖優婆毱多隨方行化魔宮震動波旬竭力以

害正法密持瓔珞伺尊者入定縻之於頸尊者取人狗蛇三屍化為華鬘以酬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變三種臭屍波旬盡其魔力不能移動乃升六欲天告諸天王及梵王求解王曰若因他倒還因他起離他求起終無其理波旬即禮尊者哀露懺悔毱多曰汝可自唱歸於三寳魔王合掌三唱華鬘悉除四祖化導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石室縱十八尋廣二十尋充滿其間後得提多迦乃付大法眼藏

寶山者身

五祖提多迦初生夢寶山泉涌曰從窟出照耀天地

四祖曰寶山者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曰從窟出者

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知慧超越也

從自心来

六祖彌遮迦至北天竺國有一人持酒問曰師何方

而来欲往何所師曰從自心来欲往無處曰識我手

中物否師曰此是觸器曰師識我否師曰我即不識

識即非我

義勝

七祖婆須密者忽一智者自稱難提曰與師論義師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疑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即曰我願求道沾甘露味

言與心親行與道合

八祖難提者至毗舍羅家一子名伏馱蜜多禮拜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為最道者

尊者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
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
亦非離
處胎六十歲
九祖伏䭾蜜多有長者攜一子来曰此子處胎六十
歲因號難生令令出家師説偈曰真理本無名因名
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偽
脇尊者

十祖初侍伏馱尊者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因號脇尊者

鋸義木義

十一祖富那夜奢有馬鳴大士問曰我欲識佛師曰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師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師曰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曰與師正出又問木義者何曰汝被我解馬鳴遂悟

汝化性海得否

十二祖馬鳴大士忽見女子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来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師曰將有魔来吾當除之即現一金龍震動山岳師儼然如坐魔遂滅復本形曰我名迦毗摩羅化巨海為小極師曰汝化性海得否曰我未嘗知師曰山河大地皆依法建三昧六神通由玆法現迦毘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来剃度師乃付法

蟒住石窟

十三祖迦毗摩羅入山逢大蟒盤繞師身師授三皈
依蟒化為素服老人曰我昔為比丘有初學數來請
益我煩為應荅起嗔恨想命終墮為蟒身住是窟中
千載適聞戒法故來謝耳又曰北有大樹蔭覆五百
丈其樹王名龍樹
除我慢
十四祖龍樹尊者至南印國人多信福業曰人有福
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尊者曰汝欲見

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荅曰非小非大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

一針投水

十五祖迦那提婆謁龍樹大士及門龍樹先遣人以滿鉢水示之祖以一針投水欣然契會

身心俱定

十六祖羅睺羅多見僧迦難提入定方起尊者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尊者曰身心俱定何有

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

鈴鳴風鳴

十七祖僧迦難提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即出家受戒名迦耶舍多時聞風吹殿銅鈴聲尊者問師曰鈴鳴耶風鳴耶師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曰心復誰乎曰俱寂靜

答無者誰

十八祖迦邪舍多至月氏國一婆羅門舍自扣其門舍主羅多曰此舍無人尊者曰荅無者誰羅多遽開關延接投誠出家

十九祖鳩摩羅多曰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殀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百千萬劫亦不磨滅

心無所希名之曰道

二十祖闍黎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蔡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慾心無所希名之曰道

夢吞二珠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其母初夢吞明暗二珠有孕有一羅漢曰汝當生二子一即祖師一即芻尼昔如来在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為那提國王佛記云汝後與聖同胞今無爽矣芻尼野

鶴子

林間已經九白

二十二祖摩拏羅曰我在林間已經九白印度以一年為一白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

聖子

二十三祖鶴勒七歲游行聚落覩民間淫祀入廟叱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

廟貌忽壞鄉黨謂之聖子

開手奉珠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有長者引一子見師曰此子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終未能舒願聞宿因師即手接曰還我珠來童子遽開手奉珠師曰吾前為僧有童子婆舍吾赴西海齋受䞋珠付之今見還矣遂為法嗣

當為佛事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中印國王太子求出家祖曰汝欲出家當為何事曰不為別事祖曰不為何事曰不為俗事祖曰當為何事曰當為佛事

瓔珞童子

二十六祖不為蜜多有婆羅門子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人謂之瓔珞童子尊者曰此童子即大勢至菩薩也

無價寶珠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南印王施無價寳珠王子曰此是世寳於諸寳中法寳為上此是世光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於諸明中心明為上

二十八祖達磨天竺國有佛大勝多立六宗一有相宗二無相宗三定慧宗四戒行宗五無得宗六寂靜宗師歎其分裂一一化服六宗之人皆歸其教又說立六宗

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

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師泛海至廣州梁武帝迎請至金陵曰朕造寺捨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潛回洛陽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觀婆羅門一作僧神光自維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飢布髮

淹泥投崖餇虎古尚如此我又何人其夜大雪竪立不動師曰汝求何事光曰願和尚開甘露門廣度羣生自斷左臂置前師與易名慧可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光曰覔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師將西歸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毛總持曰我今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一法可得

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又曰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汝當闡揚物理使悟一念迴機便同本得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教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時魏氏禪雋如林律師流支三藏僧中鸞鳳也與師論議是非鋒起競加毒藥師端居而逝後三歲人遇師于葱嶺手攜隻履翩翩獨逝問師何往曰西天去明帝令啓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

壁觀一念迴機隻履 並見上

頂骨如五峯秀出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宴坐香山八載見一神人曰將欲受果何滯此也翊日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曰此乃换骨非常痛也師覩其頂骨如五峯秀出矣後有居士来問曰弟子身纒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来與汝懺居士曰覔罪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和尚是僧何名佛法師曰是

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寳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

解脫法門

三十祖僧璨大師有沙彌乞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

姓空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逢一小兒師曰汝何姓曰是佛

姓師曰汝無姓耶曰姓空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有居士盧慧能来謁師曰汝自何来曰嶺南師曰欲何事曰求作佛師曰嶺南人無佛性若何得佛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有僧神秀於廊壁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能容于偈側寫云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来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乃傳衣付法於

本来無一物

能

形為影本聲是響根

向居士致書二祖曰影因形起響逐聲来弄影勞形不識形為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

嬾融

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少通經史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投師落髮入牛頭山有百鳥銜花之異貞觀中四祖親訪問寺僧此間有

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云山中有一嬾融莫是道人遂入山見師遶庵有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個在師乃稽首請真要祖曰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業障煩惱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薩可求汝但任心自在觸目遇緣快樂無憂故名為佛

安心偈

慧忠禪師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真心真實菩提道場

鍾山曇璀禪師初謁牛頭融師曰色聲為無生之鴆毒受想乃至人之坑穽

色聲鴆毒

逢徑即止

徑山道欽禪師為玄素禪師弟子師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師遂南行至徑山乃住錫焉有僧問如何

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水底有蓬塵

鵲巢和尚布毛侍者

杭州道林禪師初至秦望山見長松枝葉蟠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時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其側人目為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欲辭去師曰何往曰往諸方學佛法師曰若是佛法此中亦有少許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遂悟時謂布毛侍者元和中太守白居易入山曰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

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見性成佛

天台雲居智禪師有僧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即佛佛即性故云見性成佛

捨父逃走

北京神秀禪師有偈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

如人飲水

蒙山道明禪師曰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了元歌

洛京仁儉禪師唐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后曰會麽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翌日進短歌十九首並

敷演真理唯了元歌盛行於世

破竈墮

和尚隱嵩山有廟甚靈一竈不輟烹殺物命師以杖三敲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来靈從何起恁麽烹宰物命竈乃傾破墮落俄有一人青衣峩冠拜曰我本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法吾得生天中特来致謝安國師號為破竈墮嘗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

嶽神受戒

元珪禪師有異人峩冠而至曰我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生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吾則不生不滅也汝不能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乞戒師曰付汝五戒能不淫乎曰亦娶也師曰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師曰謂享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能不殺乎曰我實司其柄師曰謂有濫

誤疑混也曰能師曰能不妄乎曰我正直師曰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為佛戒

風動幡動

慧能大師寓止法性寺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師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

念法華經三千部

洪州法達禪師七歲出家誦法華經禮祖師頭不至

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師曰念法華經巳及
三千部祖曰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禮本折
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福無比又曰汝
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
今有緣故吾今為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花從口發又
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義與義作讎
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
車師曰經說三車大牛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祖曰

佛為凡夫說此理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覔三車師喜曰經誦三千部曾無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年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

折慢幢門外覔三車並見上

坐禪豈得成佛

南嶽懷讓禪師有沙門道一坐禪師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師取一磚於石上磨一曰作什麽

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磚豈得成鏡耶師曰坐禪豈得成佛耶師入室弟子有六人師各印可云一人得吾眉善威儀一人得吾眼善顧盼一人得吾耳善聽理一人得吾鼻善知氣一人得吾舌善談說一人得吾心善古今

一宿覺

永嘉玄覺禪師初謁六祖問荅相失便欲辭去祖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即心是佛

司空山本淨禪師楊光庭問佛道之義師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

兩宗

唐天寶四年定兩宗南能頓宗即六祖慧能盧行者居慧溪北秀漸教即神秀亦師五祖悟解無及旁出

法嗣

卧輪偈

卧輪禪師偈云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

起菩提日月長六祖曰此偈未明心地因作偈曰慧

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怎麼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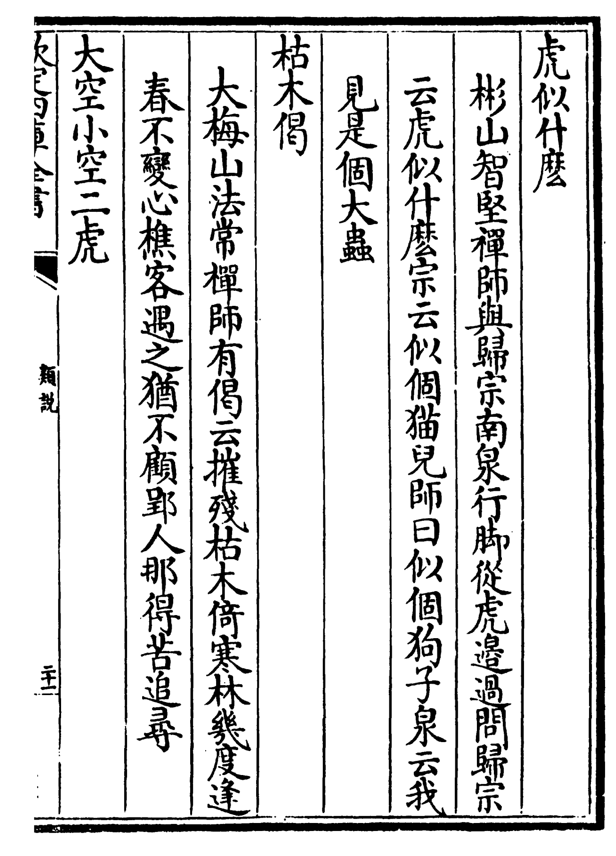
飢来喫飯困来即眠

大珠慧海禪師或問和尚修道如何用功師曰飢来

喫飯困来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曰不

同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

計較所以不同也


虎似什麼

郴山智堅禪師與歸宗南泉行脚從虎邉過問歸宗云虎似什麼宗云似個猫兒師曰似個狗子泉云我見是個大蟲

枯木偈

大梅山法常禪師有偈云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

大空小空二虎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一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有侍者否師曰有兩個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出師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休問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凌行婆

浮盃和尚有凌行婆來禮拜問荅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盃被老婆摧折

一口吸盡西江水

襄州居士龐蘊初謁石頭和尚復與丹霞禪師為友石頭問日用事作麽生對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後參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麽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頓悟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一女名靈照常隨製竹漉籬鬻之以供朝夕

百丈竿頭進一步

招賢大師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来認識神無始劫来生死本痴人喚作本来身

貧無卓錐之地

仰山慧寂禪師問香嚴見處如何嚴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錐之地今年錐也無師曰汝只得如来禪未得祖師禪

擊竹作聲

香嚴智閑禪師因山中芟除草人以瓦礫擊竹作聲

廓然省悟

一念修無漏道

楚南禪師曰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瓶注水吸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

絆

師唱誰家曲

首山省念禪師有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視僧曰更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

誰將生死與汝

石頭希遷禪師有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曰誰將生死與汝

五禪

禪有五有凡夫禪有外道禪有小乘禪有大乘禪有

最上乘禪

一指頭禪

俱眂和尚初住菴遇天龍和尚豎一指示之師大悟

臨寂示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

選佛場

丹霞天然禪師初習儒將應舉道遇一禪客問仁者

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

何所曰江西馬大師出世此選佛場也師往見馬祖乃令參南嶽石頭

藥山惟儼禪師朗州刺史李翺問如何是道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

雲在青天水在瓶

在天水在瓶翺作偈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翺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守欲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師一

夜登山大笑䎘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

日遺十餅

龍潭崇信禪師賣餅家子也悟和尚居皇天寺師日以十餅遺之悟嘗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反遺我遂問之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曉玄旨遂請出家一日問心要悟曰任性逍遥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

切忌道着

道吾山圓智禪師藥山問何處来曰游山来藥山曰速將道来曰山上烏兒白如雪㵎底游魚忙似輟樂山曰智不到處切忌道着師見雲巖不安曰離此殼漏子於甚處相見巖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所不求相見

船子和尚

華亭船子和尚於華亭吳江泛小舟時號船子和尚

有把茅蓋頭

德山宣鑒禪師潙山問衆還識這阿師也無衆曰不識潙曰是伊將來有把茅蓋頭罵佛罵祖去

辨愚痴齋一中

良价禪師既坐化其徒號慟師復開目曰勞生息死於悲何有名主事僧令辨愚痴齋一中責其戀情延至七日食具方畢端坐長逝

學人本分事

白馬遁儒禪師或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日正曙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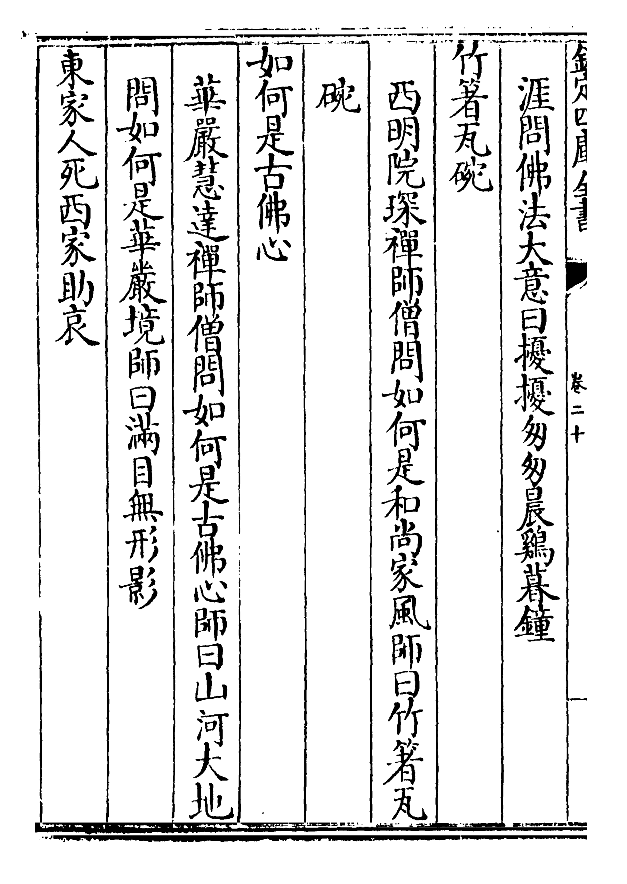
枯木龍吟

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龍吟僧曰學人不會嚴曰髑髏裏眼睛

路逢猛虎

雲居禪師有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

不逢偏汝便逢問孤峯獨宿如何曰間者十間僧堂
阿誰教汝孤峯獨宿
三十年得拄杖力
道希禪師拄杖云三十年在山得此氣力有僧問得
他什麼氣力師曰過溪過嶺東拄西拄
末後一句
守清禪師有僧問末後一句師曰塵中人自老天際
月常明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瓶一鉢到處是生



涯問佛法大意曰擾擾匆匆晨鷄暮鐘

竹箸瓦椀

西明院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箸瓦椀

如何是古佛心

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問如何是華嚴境師曰滿目無形影

東家人死西家助哀

天台拾得者豐干禪師山中行至赤城見一人攜至寺中名為拾得一日掃地寺主問汝畢竟姓個什麼在何處住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搥胸曰蒼天蒼天拾得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大笑而出

如何是布袋下事

布袋和尚形材猥矮蹙額皤腹以杖荷一布囊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市見物求乞或醯醢魚葅不接入

口分少許投囊中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

臨刑偈

僧肇法師遭秦主難臨刑偈曰大元初無主五藴本来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

無去無來

李翺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曰法身凝寂無去無来

此心能有幾人知

禪月詩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

類說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陳賓

類說目錄

卷二十一

漢武帝故事

此人必能作賊　星揺

河間王笑上無端　淮南王安

栢谷求漿　方朔偷桃

相如作賦　神宫

煖寒會　記事珠

自暖杯　遊仙枕

辟寒犀　傳書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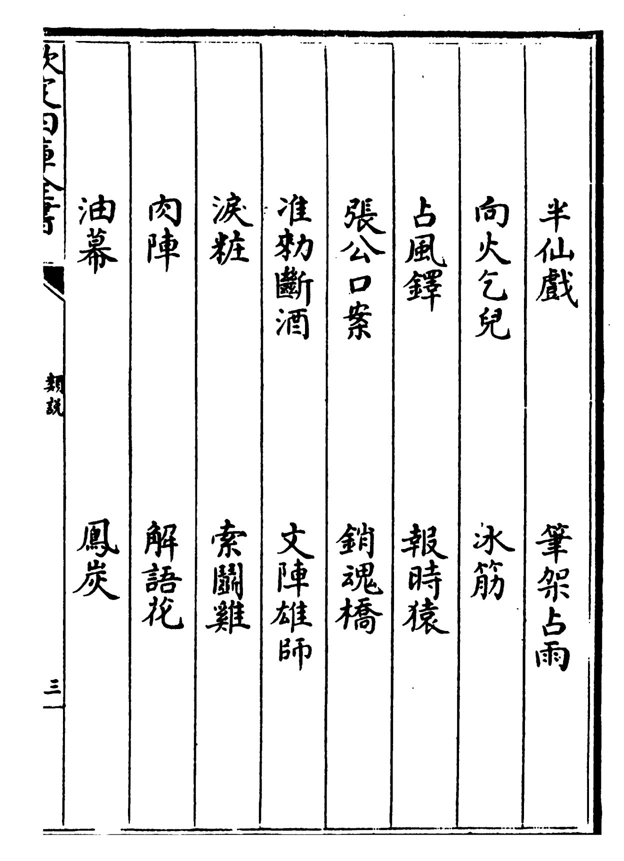
記惡碑　牽絲得女

喚鐵　緑衣使者

瑞炭　敲冰煑茗

花木之妖　寧王燭炬

夢玉燕入懷　念奴



半仙戲　筆架占雨

向火乞兒　冰筋

占風鐸　報時猿

張公口案　銷魂橋

准勑斷酒　文陣雄師

淚粧　索鬭雞

肉陣　解語花

油幕　鳳炭

應制詩　錦鴈
決雲兒　九孔針
肉腰刀　義竹
百枝燈　鬼神破膽
饞燈　護花金鈴
裙幄　射團
明皇十七事
李嶠真才子　四十年不知酒味

對脈　老博士

播皇猷　芳醪

大唐遺事

管子文　軟脚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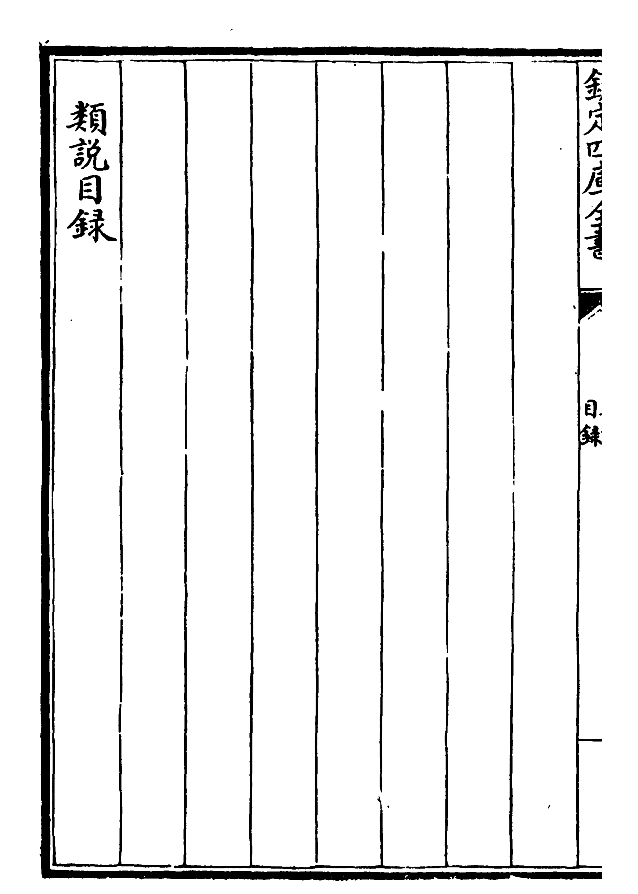
釣巨鰲客　七入書府

南唐近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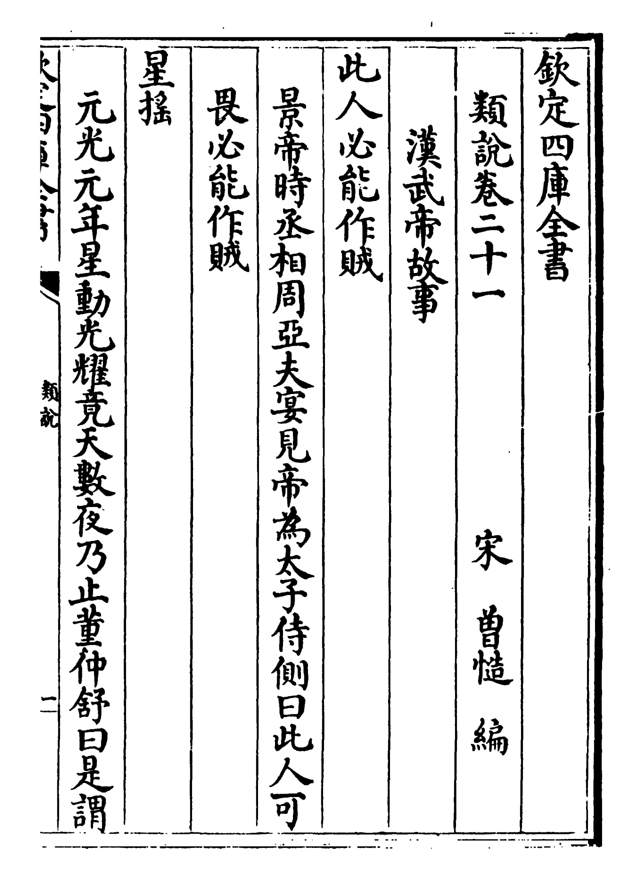
割江賦　出妓解帶較勝一擲

時來天地皆同力　害肉先生

丹竈神物



類說目録



類說卷二十一

宋　曾慥　編

漢武帝故事

此人必能作賊

景帝時丞相周亞夫宴見帝為太子侍側曰此人可畏必能作賊

星揺

元光元年星動光耀竟天數夜乃止董仲舒曰是謂

星揺民人窮也是時謀伐匈奴天下殆不安上謂妄言欲誅之仲舒懼乞補劇吏以自効乃用為軍候

河間王笑上無端

河間王來朝與言鬼神王笑上無端又非上征伐常陋上所為上遣毉持藥酖之王賢明天下悲之上祕其事厚葬之

淮南王安

淮南王安集天下遺書招延方士上徵使覘王能致

仙人與共遊變化亡常或為童子或為老子又能隱
形飛行服氣不食上欲受其道王不肯傳云無其事
上怒將誅淮南知之出與羣臣去不知所之

栢谷求漿

上微行夜至栢谷就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
有溺耳且疑上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
狀貌異之曰客非常人也翁不聽嫗飲翁以酒醉而
縛之少年皆散走嫗乃殺鷄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

召嫗賜金千斤拜其夫羽林郎

方朔偷桃

會稽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見上帝令於案上行東方朔曰巨靈如何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小兒三過偷之矣被謫在此

相如作賦

上作賦下筆即成司馬相如彌時方成上曰以吾之

速易爾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如何耳

神宮

上拜方士欒大為五利將軍起九間神宮欲以下神黄金塗柱椽首作龍形白石脂和清椒汁以為壁白琉璃為扉屏珍珠為簾瑇瑁押之以象牙為䉤雜珎寶為甲帳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自居之

西王母降

七月七日承華殿齋有青鳥從西來東方朔曰西王母降以化陛下乃施帷帳燒具末香香乃兜國所獻塗宮門香聞百里有頃王母至乘紫雲車玉女馭母戴七勝青氣如雲上拜請不死之藥母曰帝滯情不盡欲心尚多不死之藥未可致也東方朔於朱雀牖中竊視母曰此兒好作罪過久被斥逐然原心無惡尋當得還母出桃七枚自啖二枚以五枚與帝帝留核欲種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結子非下土所種之物

也

方朔歲星

上又至海上考竟諸道士尤妖妄百餘人西王母遣使曰欲見神人而先殺戮吾與帝絶矣使至之日東方朔死上疑問使者對曰朔是木帝精為歲星下遊人中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

鈎弋夫人

謂上曰妾今年當死於此有頃卒焉乃為起通靈臺

於甘泉常有青鳥往來臺上帝崩乃絶

罷遣方士

上曰朕即位以來天下愁苦所為狂悖不可追悔田千秋曰三山靈而難徵罔湖遠而無驗臣請罷諸方士遣之上曰大鴻臚奏是也上每見羣臣自嘆愚惑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二三年慘慘不樂謂霍光曰朕去公死矣鉤弋子公善輔之光泣曰陛下尚康豫豈有此上曰吾病甚公不知

耳經一周而死

茂陵宫人

上晝卧顔色不異而身冷無氣明日漸變色閉目未

央前殿朝晡上祭若有食之者常所御幸悉出茂陵

園自婕妤以下二百餘人上幸之如平生旁人不見

也霍光乃更出宫人增為五百人遂絶

茂陵明器

始元二年吏告民盜用乘輿御物者其題乃茂陵中

明器也又一人於市貨玉杯形貌類帝縣送其器推問又茂陵中物也上又見形於陵旁曰吾雖失勢猶君奈何令吏卒上吾冢上磨刀劒乎因推問陵旁有方石可以礪吏卒常盜磨刀劒時甘泉常自然有鍾鼓聲又見從官鹵簿如天子宣帝世乃絶

尺札賜金

宣帝為武帝廟樂奏之日空中有善唱者又河東立廟告祠日虎啣肉置殿前又一人騎馬持一尺札賜

將作丞曰汝續克成賜金一斤或不見札變爲金宣
帝親賜甘泉有紫氣黄雲從西北來空中樂聲帝乃
疑先帝有神復招諸方士冀得仙
開元天寶遺事
步輦召學士
中元日苦雨不止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姚崇論
時務中外榮之
賜筯表直

宋璟為宰相朝野歸心帝賜金筯曰賜卿之筯表卿之直也璟遂下殿拜謝

截鐙留鞭

姚元崇牧荊州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馬首截鐙留鞭以表瞻戀

慚顏如鐵甲

進士楊光遠干索權豪無厭或遭撻辱略無改悔時人云楊光遠慚顏厚如十重鐵甲

七寶座

帝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論古今勝者得升惟張九齡論辯風生首升此座人不可階也

蜂蝶慕香

都下名妓楚蓮香國色無雙每出則蜂蝶相隨慕其香也

暖寒會

巨豪王元寶每大雪則自所居至坊巷口掃雪開道迎揖賓客飲宴謂之暖寒會

記事珠

張說有寶珠紺色有光名記事珠每有闕忘之事時玩之渙然開悟

自煖杯

内庫有青酒杯紋如亂絲其薄如紙以酒注之温温然有氣相次如沸湯名自煖杯

游仙枕

龜兹國進一枕色如馬腦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帝名爲游仙枕

辟寒犀

交趾國進犀一株以金盤置於殿中暖氣襲人使者曰此辟寒犀也

傳書鴿

張九齡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繫鴿足上飛往投之

目為飛奴

記惡碑

盧奐累任大卿凡治姦惡既斷罪又以所犯刻石立其門再犯必寘之死時謂記惡碑

牽絲得女

郭元振少美丰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婿曰吾五女各有姿色令一人持絲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得者為配元振牽一紅絲線得第三女

喚鐵

太白山隱士郭休有運氣絶粒之術以搥擊一鐵片子鳥獸聞之即集庭下名曰喚鐵

緑衣使者

長安豪民楊崇義妻劉氏與隣舍兒李弇私通同謀害崇義埋枯井中僕妾輩無所覺惟有鸚鵡在架上劉氏經府陳詞言其夫不歸慮為人所害日夜捕賊拷捶數百人莫究其弊縣官再詣檢校架上鸚鵡忽

然聲曰屈殺家主者劉氏李弇也遂執得賞明皇封

鸚䳇為緑衣使者

瑞炭

西涼國進炭百條名曰瑞炭燒之無焰有光每條可

燒十日熱不可近

敲氷煮茗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至冬取溪氷敲其精瑩者煮

茗共客飲之

花木之妖

沉香亭前木芍藥花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黄夜則粉白晝夜之内香艶各異帝曰此花木之妖不祥也

寧王燭炬

寧王有燭百炬每賔妓間坐酒酣作狂其燭則昏如物所掩罷則復明

夢玉燕入懐

張說每夢一玉燕飛入懐中有孕生說

念奴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每執板當席聲出朝霞之上

燭奴

申王以龍桓木雕成獨髪童子綠袍束帶使執畫燭列目為燭奴

盆池養魚

明皇以李林甫為相一日曲宴近臣上曰盆池新養

魚數頭鮮活可愛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養張九齡曰盆池之魚猶陛下之任人也但能裝景助兒女之戲耳帝不悅

金衣公子

明皇於禁苑中見黄鸝呼為金衣公子

銷恨花

千葉桃花開明皇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

醉輿

申王每醉使宮妓將錦綵結一兜子擡歸寢室呼曰醉輿

妓圍

申王每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於坐側以禦寒氣呼爲妓圍

風流藪澤

長安平康坊爲風流藪澤

氷山

進士張彖力學有大名楊國忠用事士爭詣門彖獨不往曰爾輩謂楊公之勢可倚如太山耶以吾所見乃氷山也皎日一照則當悮人後登第為華陰簿歎曰丈夫有凌雲葢世之志拘於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遂拂衣長往

花裀

學士許慎與親友宴花圃中聚花鋪坐曰吾別有花裀何消坐具

移春檻

楊國忠子弟以花植檻中板底木輪所至之處牽檻在前目為移春檻

麵蠒

都下上元日造麵蠒以官位帖子置其中以高下相勝為戲笑

刀鎗鳴

武庫刀鎗自鳴果有祿山之亂

琢氷為山

楊氏子弟暑月以大氷琢山週圍宴席

王氏富窟

王元寶以金銀疊為屋又以銅線穿錢甃花徑中貴

泥雨不滑時號富窟

筆頭生花

李太白少夢筆頭生花後天才贍逸名聞天下

泥金喜信

新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子報其家謂之喜信至文

宗時遂寢此儀

半仙戲

宮人寒食競蹴鞦韆為樂帝呼為半仙之戲

筆架占雨

蘇瓌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石架津出以此占雨候

無差

向火乞兒

張九齡見朝臣趨附楊國忠曰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凍屍裂體棄骨溝壑中不遠矣果因祿山之亂族滅甚衆向火言附炎也

冰筋

雪霽簷溜皆為冰條妃子敲下二條看玩曰此冰筋也

占風鐸

岐王行宮中懸碎玉片子夜聞相觸之聲則知有風

號占風鐸

報時猿

商山隱士高太素每一時有一猿詣亭前鞠躬而啼

目為報時猿

張公口案

張九齡每勘公事取囚於前面分曲直口撰案卷咸

伏其罪時號張公口案

銷寃橋

長安東灞陵有橋來迎去送皆過此橋人呼為銷魂橋

准勑斷酒

安祿山受帝眷寵帝恐外人以酒毒之賜金牌子繫臂上每王公召宴欲以巨觥祿山即以牌示之云准勑斷酒

文陣雄師

張九齡覽蘇頲文卷曰真文陣雄師也

淚粧

宮中妃嬪施素粉於面頰號淚粧識者以為不祥

索鬬雞

李林甫不得士心咸謂其精神剛戾常如索鬬雞

肉陣

楊國忠冬月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令遮風謂之

肉陣

解語花

太液池有千葉白蓮盛開帝指貴妃曰爭如我解語花

油幕

長安貴家春時遊宴載以油幕遇陰雨以幕覆之

鳳炭

楊國忠以炭屑塑成雙鳳

百寶欄

上賜國忠木芍藥國忠以百寶為欄

吸花露

貴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熱陵晨傍花枝口吸花露

潤肺

含玉魚嚥津

貴妃素有肉體苦熱肺渴每日含一玉魚藉其涼津

沃肺

擊鑑救月

長安城中每月食士女取鑑向空擊之云救月蝕

障後歌

寧王有妓樂寵姬美色善歌客莫得見李太白曰王何吝此女不示於衆乃設七寶花障召寵姬歌於障後白日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幸矣

夜明枕

虢國夫人有夜明枕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有脚陽春

宋璟愛民恤物時人謂為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

陽春及物也

粲花之論

李白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時號李白粲花之論

醉聖

李白嗜酒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號醉聖

探春

都人士女正月半後乘車跨馬郊野中為探春之宴

醉漢惱語

李林甫每與同僚議公事則如醉人未嘗問答語及阿徇之私則響應如流張九齡曰林甫議事如醉漢惱語

暖玉鞍

岐王有鞍冬月用之坐下如有温火之氣

雪刺滿頭

宋璟求致仕表云臣霜花生頷雪刺滿頭求退歸耕

養慵巖穴

風流陣

明皇與妃子每酒酣使妃統宮妓百餘人帝統小中貴百餘人排兩陣目為風流陣攻擊相觸敗者罰巨觥時以為不祥之兆

宮嬪呵筆

李白於便殿撰詔誥時大寒筆凍帝勅宮人十人各執牙筆呵之白取而書

知更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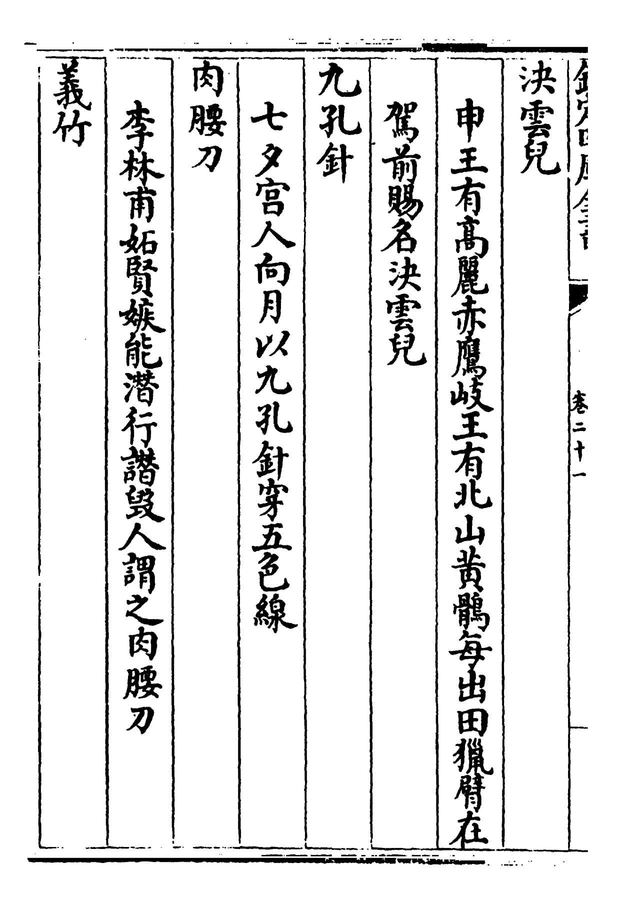
裴耀卿養一雀逐更必鳴號知更雀

應制詩

長安春時盛於遊宴蘇頲應制詩曰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

錦雁

温泉御湯中有玉蓮湯從蓮中涌出海谷以錦繡為鳧雁浮之



決雲兒

申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黄鶻每出田獵臂在駕前賜名決雲兒

九孔針

七夕宫人向月以九孔針穿五色線

肉腰刀

李林甫妬賢嫉能潛行譖毁人謂之肉腰刀

義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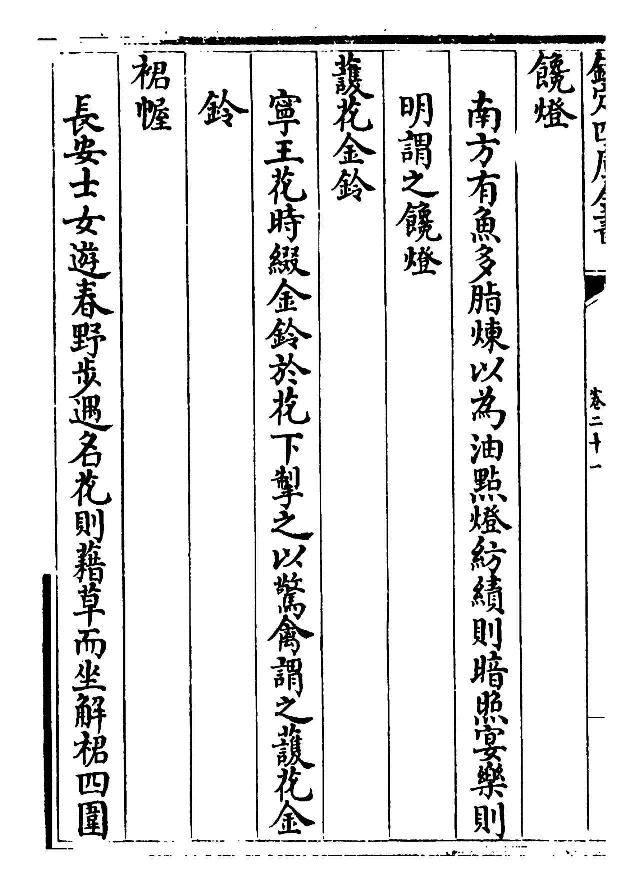
帝遊後苑有竹叢宻笋不出外帝顧諸王曰父子兄弟相親當如此竹因謂義竹

百枝燈

韓國夫人造一百枝燈高八十尺光照數十里

鬼神破膽

李杲為洛陽令公正吏民畏之有劉兼者宿村邸夜聞户外曰古今正人李令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如宅縣血食兼開户視之無人乃鬼神也



饒燈

南方有魚多脂煉以為油點燈紡績則暗照宴樂則明謂之饒燈

護花金鈴

寧王花時綴金鈴於花下掣之以驚禽謂之護花金鈴

裙幄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裙四圍

如幕號裙幄

射團

宮人端午造粉團角黍貯金盤中以小角弓射中粉

團者得食

明皇十七事

李嶠真才子

上將還幸登華蕚樓有少年歌李嶠詞曰山川滿目

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

年秋雁飛潛然曰真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

四十年不知酒味

上入斜谷常倜得新酒馬前獻之不飲倜懼自飲之

上曰朕始即位嘗飲酒損一人因自戒四十年不知

酒味

玉環琵琶

睿宗所御上欲西幸蜀命賀懷智奏之

以餅拭刃

肅宗為太子上使割羊臑以餅拭刃徐噉之上喜曰福祿當如是愛惜

金甌命相

上命相先以八分書姓名金甌覆之

興慶小龍

常出遊西掖宮垣後上欲西幸一夕乘雲西南去後至嘉陵江欲御船有龍夾舟上泫然曰此吾池中龍也以酒酹之

阿瞞

李輔國矯遷上皇於西内中路見兵攢耀日上皇驚顧高力士在左右到内稱平安上皇泣曰微將軍阿瞞已為兵死鬼矣

剪綵

顔真卿小鬟青衣名剪綵

顔真卿地仙

顔真卿嘗得神丹服之後為李希烈所殺希烈平後

欲改葬發其棺瞑目如生隱士曹庸山曰後三十年必飛騰而去被羽衣行山澤間即所謂地仙也

顏郎衫色如此

顏真卿問范氏尼曰吾得五品否尼指坐上紫絲布云顏郎衫色如此

客土無氣

泓師與張說相宅戒勿動西北土以損旺氣後見氣索果掘三坑說欲塡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相連

張果老

邢和璞能算人壽夭使算張果老莫知其甲子師夜光能眎鬼命令眎果終莫能見

求雨

明皇令無畏求雨云旱數當然召龍適足致暴雨耳乃盡去求雨之具以一鉢水小刀攪之須臾有龍如指大入鉢中復攪呪之白氣自鉢中出少頃大風雨

大中遺事 柳玭續事附

桐竹葉接錢

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宣宗召入禁中能以桐竹葉滿

手挼成錢

氣攻髮

先生又能散髮箕踞用氣攻其髮一條如直

對脈

宮中以診脉為對脉

老博士

裴惲進詩有太康目宣宗曰太康失邦何以比我宰執奏晉年號改元太康上曰天子須博覽不然幾錯罪惲由是耽味經史觀書不休宫中目為老博士

播皇猷

上明於音律嘗製曲曰播皇猷皆方履高冠連袂而舞有曰葱西踏歌隊者大率其詞言葱嶺之士樂河湟故曰歸為唐民又有執幡節如翔雲飛鶴之變

芳醪

上為諸王時嘗從獵隆馬困渴求水欲飲已變為芳

醪

大唐遺事

管子文

有書生謁李林甫云管子文後化為筆

軟脚局

郭子儀自同州歸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率三百

千

釣巨鰲客

張祐謁李紳自稱釣巨鰲客李紳曰以何為竿曰以虹為竿以何為鈎曰以月為鈎以何為餌曰以短李相為餌紳默然厚贈之

七入書府

徐堅多識典故七入書府

南唐近事

剳江賦

保大末處士史虛白為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浛河島以供閒魚鼈無知尚交遊而不止又賦隱士詩曰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

出妓解帶較勝一擲

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代尤物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有呼盧之會出妓解帶較勝於一擲舉坐屏氣六骼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别相公悵然遣之

時來天地皆同力

劉彦貞壽陽既敗我師屢北元宗臨軒問朱匡業守禦之方匡業對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以忤旨流撫州

害肉先生

廬山有道士體貌魁偉飲唱酒肉忽有雙鶴因風飄憩道舘若自天下皆斃陳流為詩曰害肉先生欲上升黄雲踏綻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與麻姑借

大鵬

打草蛇驚

王魯為當塗宰黷貨為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貪賄魯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蛇驚

聲鼓吃飯腦後接筆

鄧亞丈拜青陽令自謂尊顯語兒輩當思為學自致雲霄吾為百里之長聲鼓吃飯腦後接筆此吾稽古之力也

垂幃痛飲

常夢錫為翰林剛直不附貴近或曰公罷置私門何以為樂常曰垂幃痛飲而已

妻妬悍

杜業任福冡山妻張氏妬悍室無婢妾烈祖命元皇后召張至内中戒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曰業本狂生遭逢聖運陛下所藉者駑力未竭耳早衰多病縱之必誤任使烈祖大

加獎歎

夢通舌生毛

馮延巳鎮臨川聞巳除代夜夢通舌生毛有僧解曰毛生舌間不可剃也相公其未替乎巳而果然

歷日包一橘

鍾傅鎮江西客有以覆射求謁傳以歷日包一橘致袖中客口占曰太歲當頭立諸神莫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

託病目不覽詩

魏明好作詩詞多而不格嘗携近詩詣韓熙載韓託以病目請置几案徐覽明曰侍郎目昏請自為吟之韓曰耳聾加劇切忌不聞

金陵童謠

金陵圍逼之際人多患脚弱而卒童謠云索得孃來破却家後園桃李不生花猪兒狗兒總死盡養得貓兒遇赤瘕一僧解之曰孃謂再娶周后不生花謂之

枯瘁猪狗死盡戌亥年脚弱而亡者赤瘕猫目疾不能捕鼠謂不見丙子年也

鍾山翁

元宗嗣位李建勲出師臨川將行謂所親曰主上性習未定若如日者恐不能守業及馮延魯討閩中督糧甚急建勲寄詩曰粟多未必為全計師老須防有伏兵既而果為越人所敗及歸拜司空累乞致政自稱鍾山翁詔授司徒不起學士湯说致書賀之勲答

曰司空猶不作那敢作司徒韋有山翁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歸退號九華先生未幾而起時論薄之或以建勲比宋者因為詩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不來

和地皮掠來

魏王知訓帥宣州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緑布人大面若鬼狀或問何為答曰吾宣州土地神王入覲和地皮掠來因至於此知訓苛政斂下故也

焦湖百里一任作獺

張崇帥廬不法嘗入覲廬人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歸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再入覲盛傳其罷不敢明言相見皆捋鬚為慶崇歸又徵捋鬚錢有伶人假為人死有譴當作水族者陰府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獺

雨懼抽稅不入城

金陵建國之初軍儲未實闗市之利苛悉農桑商賈時亢旱日久上曰近京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也

申漸高對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上即下詔停額外稅俄雨沾足故知優旃漆城那律瓦衣不為虛矣

蒙羊升殿

後主即位蒙羊升武德殿御牀意甚惡之及城陷補闕楊克讓首知府事

陳橘皮榜

給事中喬舜知舉進士及第者五人皆以舉數升降等甲無名子謂喬之榜類陳橘皮半白多居上

好物不在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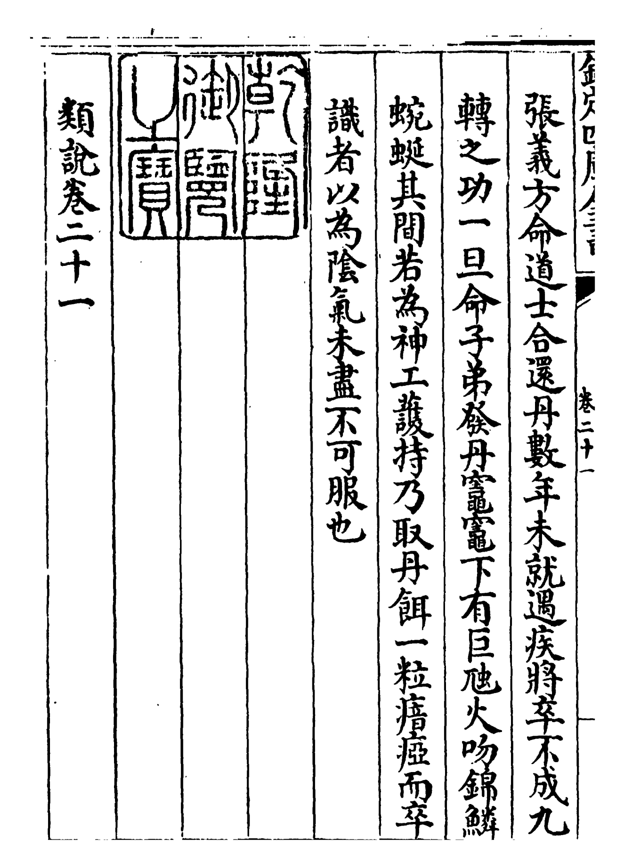
元宗曲宴命從臣賦詩學士朱鞏唯進一聯不能終篇乃曰好物不在多左右掩口而笑自是士庶餉遺不豐好者皆以朱為口實

夢人斷頸

烈祖輔吳將謀禪代夜夢為人引劒斷頸意甚惡之周宗遽下堦拜當策立耳居數日而內禪

丹竈神物

張義方命道士合還丹數年未就遇疾將卒不成九轉之功一旦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虺火吻錦鱗蜿蜒其間若為神工護持乃取丹餌一粒瘖瘂而卒識者以為陰氣未盡不可服也



類說卷二十一